

论宋代的禅茶诗

江朝辉,王正刚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0;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揭阳 522000)

摘要: 宋代诗人、禅师们以茶会友,以茶养性,以茶悟禅,禅茶一体,抒写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特的禅茶诗篇。这些诗在《全宋诗》中收录有 2000 余首。禅茶诗歌以其言、意、象、趣以及禅茶诗化境界,体现了宋诗生活化、理性化、以俗为雅的特征,表征出穿越时代的禅茶文化审美观——诗意栖居。

关键词: 宋代;禅茶诗;以俗为雅;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 TS 97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17)02-00013-05

茶本是远古时代的食物之一,《诗经》中《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1]44},云茶之味与荠菜同甘;《豳风·七月》“九月叔苴,采荼薪樗”,将茶与樗(臭椿)并称^{[1]220}。许慎《说文解字》曰“荼,苦茶也。《毛传》皆云:荼,苦菜。”^[2]北宋徐铉解释“荼”即今之茶字。可知作为苦菜的“荼”(包括今日之茶)原为一种食物。又《格致镜原》云“《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3]可知茶作为解药。到了唐代,茶成为和米、盐一样的日常生活食物,“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通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甚”^[4]。柴、米、油、盐、酱、醋、茶并称家常至俗之物。唐陆羽《茶经》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5]2}首次认可茶在“食用”和“药用”外,“最宜”的方式是“饮”,自此饮茶之风盛行,茶也从食品、药品转化为饮品,“吃茶”变为“饮茶”“品茶”,茶开始从实用之俗物转化为审美之雅趣。至宋,茶与琴、棋、书、画、诗、酒一样,成为文人高雅之趣,谈茶、品茶、写作茶诗者,从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到山野村夫,品茶谈禅,成一时之风。宋高宗有诗《赐僧守璋二首》云“古寺春山青更妍,长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拟欲增茶兴,暂就僧房借榻眠。”僧守璋,号文慧大师,颇为宋高宗赞赏并曾御笔亲书,诗中即再现二人汲泉供茶、

共聊僧话参禅的场景。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在宋代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融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形成融会雅俗的审美观念。诗人、禅师们以茶会友,以茶养性,以茶悟禅,禅茶一体,在《全宋诗》中留下大量有关禅茶的诗篇,总数 2000 余首,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特的茶禅文化景观。茶以其“清寂”“清新”的审美特征渗透入诗境,追求和崇尚空寂清幽,也是宋代诗人审视自我、理性把握、崇雅尚格的体现。茶之物,以俗为雅,亦俗亦雅,正契合宋代文学“平淡美”的审美情趣和禅宗的审美趣向。禅茶诗篇中以其言、象、意、趣以及禅茶诗化境界,体现了宋诗生活化、理性化、以俗为雅的特征,表征出穿越时代的禅茶文化审美观——诗意栖居。

1 禅茶诗的内容

在唐代,佛教形成“以智顓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以及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6]。经历五代乱世和灭佛排佛后,禅宗吸收华严宗“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以及儒、道两家的思想,追求理事兼容、理事圆融,强调心与境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认为“色”即是“境”,形成融会雅俗的审美观念和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成为佛门主流。宋代统治阶层的嗜好和提倡,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

收稿日期:2017-02-15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食研究中心”科研项目(16Y029)

作者简介:江朝辉(1978-),女,湖南娄底人,广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美学研究;

王正刚(1978-),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化研究。

长足发展和以理学为核心的文化影响,使名山大川无处不佛、无地不禅。禅师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可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可帮助消化;三是饮茶不发,可抑制欲望。禅师们深居山林,环境优美,宜种茶树;经济宽裕,喝得起茶;学识高雅,品得出茶,故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诗必有茶,“茶禅一味”,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特的茶禅文化景观。宋代禅茶诗的数量多,内容广,内容涵括摘茶、制茶、日常品茶、以茶会友、以茶养性、以茶悟禅等。

1.1 摘茶、制茶

禅宗主张,要度化世人,就得走入世俗生活,在日常事物中寻求真佛。禅师们在摘茶、制茶的日常劳作中,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获取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如释道璨《摘茶》:“拈一旗兮放一枪,多从枝叶上转量。全身入草全身出,那个师僧无寸长。”表面上诗人是描述泡茶、采摘,实质上是把采摘茶叶当成修道参禅,而每人在其过程中都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而每人如茶叶之长短,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体悟。又释可湘《偈颂一百零九首》:“沝仰两爷儿,采茶机对机。只知呈体用,不觉露枪旗。正值风和日暖,何妨把手同归,子规啼破已多时。”沝仰者,禅宗中的沝仰宗,宗风是体用双彰,沝山灵佑开山,其弟子仰山慧寂承其后而集大成,故诗云“沝仰两爷儿”。对机者,禅宗师家应对学人之机根而作答。“采茶机对机”,为沝仰宗的“沝山摘茶”公案。《沝仰宗禅要》云“沝山摘茶次,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撼茶树,沝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曰‘未审和尚如何?’沝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沝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吃,某甲棒教谁吃?’沝曰:‘放子三十棒。’^[7]沝仰师徒因体用认识不同而各表禅机,而释可湘则认为不可将体用说得太悬远,禅宗有缘起万法之说,禅茶有缘起茶香之说,都存在于万法之中,故“何妨把手同归”。禅师们以摘茶、制茶为缘机,于日常生活现真谛,用通俗活泼的语言把高深的佛家思想从典雅的典籍中剥离出来,修心得道也变得相对容易。

1.2 日常品茶

“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自悟’的超凡境界的。”^[8]禅茶诗化意境大多表现在禅与茶相得益彰,禅借茶以入

静悟道,茶因禅而提高审美效果。禅门修行,重在“坐禅观心”,而禅修打坐最大的障碍是昏睡和杂念,饮茶则具有去杂生精、清心凝神的功效。故所谓“茶之三德”:可助消化,可提心神,可去欲念。如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建茶三十片,不审味如何。奉赠包居士,僧房战睡魔。”司马光《双井茶寄赠景仁》:“春睡无端朽逐人,驱诃不去苦相亲。欲凭洪井真茶力,度遣力圭报谷神。”释师体《颂古十四首》:“早期心闷三杯酒,午后头昏一碗茶。”宋祁《旬休》:“茶枪早翠吟魂透,蔗境余佳渴肺知。”可见,在日常生活中,饭后以茶助消食;饮茶以“战睡魔”、醒“头昏”;品茶以“适吟魂”“澡尘虑”是常态。禅林吃茶由生理之需要进化为心理之需,由饮茶之物理属性到品茶之审美精神,追求茶禅一体。“所谓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皆承绪而别开生面。……至宋代宗门大匠,如圆悟勤、大慧杲师弟,力辟棒喝作略,而以理事并行。”^{[9]10}其中“赵州茶”则是宋诗中有大量运用的禅茶典故,释崇岳《茶汤会求颂》:“何似飞来峰下寺,相邀来吃赵州茶。”释绍昙《偈颂一百零二首》:“眉毛眼睫,地角天涯。云门胡饼赵州茶,惠崇芦雁赵昌花。”释法泰《颂古四十四首》:“赵州三度吃茶,禾山打鼓难比。”“赵州茶”是赵州从谏禅师的禅门公案:(有僧到禅师处),(禅师)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10]204}从谏禅师认为,真正的禅宗修养不是神秘莫测,恰恰是要能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修炼,茶禅本是一体,禅与生活亦如此。该问候客人就问候客人,该如何招呼客人就如何招呼,碰到有人误入歧途心生妄念之时,还及时地将其唤醒,引导他回到自然的眼前生活中来。吃茶的禅语机锋中内蕴佛法妙道,是一种特殊修行方式,故云“万别千差一道归”,“不是知心向谁说”。

1.3 以茶会友

宋代茶艺发展到一个高峰,在热衷感官趣味的同时,更是钟情于茶艺、茶道、茶禅相依的三味旨趣,以茶会友,以茶悟禅,如“点茶”“分茶”。元祐四年苏东坡游西湖寿星寺,净慈寺谦师为苏东坡点茶,东坡《送南屏谦师》:“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点茶”是宋代的独特饮茶方

式,其特点就是要将碾细的茶粉用沸水冲点搅拌,形成似云似雾、似空非空、变幻莫测的丰富泡沫效果,深得文人、禅师喜好。事隔几年之后,苏东坡作《又赠老谦》:“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近窥诗一斑。”“三昧手”成了点茶技艺高超的代名词。宋代禅茶诗中还有一种已失传的品茶妙趣: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邵雍《十七日锦屏山下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烟岚深处点。”方回《次韵志归十首》:“买药凭船贾,分茶谢家僧。”分茶在宋代很流行,《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二《疏山东堂昼眠》下释曰“分茶,宋人泡茶之一种方法,即以开水注入茶碗之技艺。”分茶的审美效果可溯源陆羽《茶经》卷下“五之煮”:“凡酌置诸盃,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如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5]13}注水的高低,手势的不同,壶嘴造型的不一,都会使注茶时出现的汤面物象形成不同的文字和图像,变幻出奇奇怪怪的画面,有如淡雅的丹青,或似劲疾的草书,亦若禽兽虫鱼花草之属,栩栩如生又风云变幻,且转瞬即逝,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带来意料不到的禅味趣悟。

互相送茶赠答,在宋诗中亦是常态,苏轼和黄庭坚就有相互赠答相和的茶诗。黄庭坚送茶,并作诗《双井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磴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苏轼和诗作《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玃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黄庭坚仕途失意被贬四川,曾借喻禅意于茶叶之中排解内心苦闷,这次苏轼被贬黄州,黄庭坚以双井茶相送,以示故人相慰之情,苏轼深感友人间“病渴同相如”之情,期待能逍遥自在地驾扁舟游江湖。二人诗篇言短情真,相濡以沫,心意契合之境,尽在共品双井茶中。

禅茶诗中还有以茶养性、以茶悟禅等内容,追求的是品茶时的美感,品味的是茶境和禅境。

2 禅茶诗化的境界

境界是通融文学和禅宗的审美范畴。汉译佛

经开始使用“境”“境界”以表征抽象的佛家旨意。“境界”一词源自佛家语,梵语原为 Visaya,意思是‘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不过此处所谓‘势力’并不是指世俗的取得权柄的‘势力’,而是指人各种感受的‘势力’。^[11]禅宗发展到宋代,逐渐与理学相融合,由对外部事物的注重转移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省,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禅宗也是以无境界为境界,摆脱宗教形式主义,而着重佛教修证的真正精神,升华人生的境界而进入纯清绝点,空灵无相而无不相的境界。^{[9]102}这极大地刺激了诗歌艺术中审美境界的生发,对雅俗的鉴赏不再执著于外表的高贵与粗俗,而是注重内心是否有高洁的品质,甚至是以俗为雅,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饮茶风尚,禅茶诗篇中以其言、象、意、趣,体现了宋诗生活化、理性化、以俗为雅的特征。茶之物,以俗为雅,亦俗亦雅,正契合宋代文学审美情趣的新变和禅宗的审美趣向。禅宗注重顿悟成佛,无论人的地位、学识、财富、长幼尊卑,只要顿悟,便可成佛,而与之相应的,茶也讲究茶意,即在饮茶中有所感悟。人们将茶意与禅意结合在一起,常以茶参禅,以茶助禅,将茶与禅融为一体,形成禅茶文化,表征出穿越时代的禅茶审美观——诗意栖居。

2.1 似俗实雅,通融俗雅

以俗为雅是宋诗的一大特征,宋代的禅茶诗也不例外,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歌更贴近日常生活。而禅宗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传承之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茶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家常至俗之物,又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文人高雅之情,因此,宋人创作了大量的至俗、至雅、以俗为雅、以雅超俗、通融俗雅的禅茶诗。释心月《偈颂一百五十首》:“打圆相,女人拜。老杨岐,偏捏怪,依稀兔子喫牛奶。今日薰香瀹盏茶,岂是贫人思旧债。”释师范《偈颂七十六首》:“杨岐设忌,做尽鬼怪。径山设忌,一无所解。随分淡淡薄薄,点一杯茶,烧一炷香,漫礼三拜。若谓报德酬恩,兔子吃牛奶。”“圆相”是佛教徒参禅在地上或空中画一个圆圈,以象征真如、法性、实相或众生本具之佛性等。杨岐是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中杨岐宗,主张佛法无处不在,灵活自然、随机施教,追求“立处即真”的自悟。径山是“禅院五山”中的径

山寺,所产的毛峰茶与“西湖龙井”齐名,相传唐代陆羽《茶经》著于此寺。禅师做女人之恶俗表相,是表示众生如梦、男女实无定相,实为大雅之行为。而“兔子吃牛奶”的言辞更加离奇,俗不可解,故云“杨岐做怪”,这些禅师们随手写出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费解之话,是想给学人一个愕然,使之措手不及,打断其逻辑思路,使之回归日常,“点一杯茶,烧一炷香”,在不经意的闪瞬中返照本心、得一悟入之处。

茶香的清新淡雅,茶味的幽微淡渺,茶形的细巧赋形,品茶时需静心安神,由物入境,方能品得茶中三味。所以品茶更多的不是生理上的解渴,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审美和放松,是人与自然的沟通,亦是品茶人之间心与心的沟通,最终达于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雅境,故禅茶诗中更多的是展现风雅无边韵味。如释绍昙《偈颂一百零二首》:“缀钵饭抄云子白,晴瓯茶泛雪花香。”释普度《和静照诗韵》:“汲来崖瀑煮新茶,紫玉瓯中现瑞霞。”敖迈《临溪楼》:“沧浪濯纓尘化雪,清泉烹茶团碎月。”白玉蟾《呈懒翁六首》:“钝置诗盟酒约,只自焚香喫茶。”王朝佐《送林道会归平阳》:“药炉暖养烧丹火,茶灶晴分瀹茗泉。”王炎《到常清寺予哲师三绝》:“老僧欲尽殷勤意,林下春风茗椀香。”释永颐《过青芝村观晦梅》:“山翁汲泉点茶水,触残花下玲珑影。”司马光《效赵学士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招得老僧红外至,喫茶挥尘话松轩。”细读这些诗篇,文人、禅师们在品茶地点大多处于深山名寺、僧院丹房中,煮茶用的是山泉、冰雪、瀑布水,诗中相伴的是白云、松、风、岩、泉、花、雪、月、烟等高洁意象,在禅与茶的境界里,人们在现实与诗中虚拟里来去自如,品会自然,充分实践了“茶禅一味”的妙旨,获得禅机真谛,“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12]。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种释然情怀,随缘自适,通融雅俗的禅悦旨趣。

2.2 诗意栖居

中国禅宗一直力图从“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13]的名缰利锁现实世界中解脱,以审美的人生态度观照人生,实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水一心法、一石一禅心的诗意栖居。在宋代的禅茶诗里,人们通过对茶的色、香、味、形等直观外在状态的

认识发现美、欣赏美甚至创造美,从外在状态的直观审美到人格精神的抽象审美,再通过品味和妙悟——而“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4],茶道更在于妙悟——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和体悟,通过想象,最终将其孕育成高雅、不染凡尘的审美意象,实现诗意栖居的人生境界。如释文珣《煎茶》:“吾生嗜苦茗,春山瓷攀缘。采采不盈掬,沍露殊芳鲜。虑溷仙草性,崖间取灵泉。石鼎乃所宜,灌濯手自煎。择火亦云至,不令有微烟。初沸碧云聚,再沸支浪翻。一碗复一碗,尽嚼祛忧烦。良恐失正味,緘默久不言。须臾齿颊甘,两腋风飒然。飘飘欲遐举,未下卢玉川。”品茶有色、香、味之说。色尚绿,绿是茶的真色,亦是自然之色,生命之色;香尚淡,淡而微,微而悠,悠而玄,玄而入韵,使香通于清虚、清幽之境;味尚中,茶之味苦与甘为两极,茶之真味在甘苦之外。禅师“嗜苦茗”,一则苦中有甘,回味无穷;二是苦中为乐,以苦为乐。在春光明媚、晨露未晞时摘得鲜茶,崖泉滤尽杂质,石鼎轻煎,微烟卷云,水沸雷动,浪起沫翻,一碗一碗间,忧烦尽离散。此诗从摘茶、煮茶、品茶、悟茶四个层面展开,最后的落脚点在于悟人生之真谛,“良恐失正味,緘默久不言”,正味表面指茶味之纯正,实则意为茶不只是一口腹之饮,品茶给禅师带来逍遥自在的审美感受,将人生提高到了飘然欲举、羽化登仙的境界,正如茶仙卢仝那样,两腋生风欲乘风,归去不与世俗同。随着饮茶风气在佛教禅寺中的普及,以《百丈清规》为标志,佛教禅门内部形成了一套系统、严格的茶礼,创造了品茶的禅境。朱权《茶谱·序》中云“虽然会茶而立器具,不过延客款话而已。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工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此等品茶中的参造化而出尘表的审美意境,不乏其人,如苏辙《梦中谢和老惠茶》:“西邻禅师怜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兴已觉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碗煎尝病未能,两腋风生空自笑。定中直往蓬莱山,卢老未应知此妙。”释道璨《和童敬重》:“空山木叶下,坐观不二门。茶香舌本甘,直探天地根。”文人们把对禅、对茶的理解和感悟,通过读者的阅读实践获得整体的韵外之致、文外之旨,是审美意象所系、审美情感所在的最高审美境界,也是禅茶诗化追

求的禅不可说,不拘泥于文字而重在心会,追求无穷之味、不尽之意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诗意栖居的审美意境。

李泽厚说“禅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热,更少激动昂扬的欢乐,而毋宁更为平宁安静。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升,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比起那强烈刺激的痛苦与欢乐的交响乐,它更能似乎长久地保持某种诗意的温柔、牧歌的韵味。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15]209} 禅茶文化注重从饮茶中感悟禅意,通过茶来领悟人生,寻求佛理,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进而禅茶合一。在品茶吟诗、吟诗品茶之时,诗人、僧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境界在茶饮中得到升华,在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的禅悦。禅茶诗化的人生,离尘出世、心源空寂,但同时又是禅师或诗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所谓端起茶杯,放下一切,“无心是道”,在这里展示了无限丰富的意境。在“茶禅一味与佛教禅宗的‘本来无一物’境界相通,体现了僧人对佛理的体悟”^{[10]121},“禅”和“茶”终于在诗化的人生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和心灵栖居的归所。

参考文献:

[1] 诗经[M]. 王秀梅,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段玉裁,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46.
- [3] 陈元龙. 格致镜原[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9: 207.
- [4] 刘昉. 旧唐书·李钰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503.
- [5] 张芳赐. 陆羽茶经译释[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4.
- [6] 何兆武. 中国思想发展史[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151.
- [7] 张曼涛.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禅学论文集[M]. 释道安,监修.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7: 140.
- [8] 赖功欧. 茶的睿智[M]. 北京: 光明出版社, 1999: 134.
- [9] 南怀谨. 南怀谨选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释普济. 五灯会元[M]. 苏渊雷,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1]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161.
- [12] 郭朋. 坛经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2.
- [13] 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十二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479.
- [14]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0.
- [1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209.

On Zen and tea poetry in Song Dynasty

JIANG Zhaohui, WANG Zhengga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China;

Jie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eyang, Guangdong, 522000 China)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the poets and Zen masters got together at tea parties. They cultivated character with tea, comprehended the Zen in tea, and combined Zen with tea.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Zen and tea poems collected in The Complete Poetry of Song Dynasty, which characterized as life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viewing vulgar as elegance in wording, meaning, imaging and interest of Zen and tea poems and represented the permanent aesthetic thought of Zen and tea culture, poetical dwelling.

Key words: Song Dynasty; Zen and tea poem; linking elegance with inelegance; poetic dwelling

(责任编辑: 王雪萍)

— 17 —